

传奇故事  
跌宕起伏

梅子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海严说：“我们已经走访了商王陵周边的十几个村子，应该快有线索了。”

“那就抓紧啊！找到了，能不能让我先开开眼？”贾勋说。

“一定！一定！”海严、梅子、杨春异口同声。杨春、海严这两人自不必说，梅子面对的是救命恩人，自然听贾勋的话。

“还有，杨春，你要保护好梅子，要用生命来保护她，因为她是海严的朋友，也是你的朋友，更是我的义妹！”贾勋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就对杨

32 贾虎说媒

春说，“对了，你也二十好几了吧？回头我让你虎爷去赵沟提亲，把你小子的婚事赶快给办了。”

杨春听了很高兴，蹦得老高。

贾勋看了看梅子，对杨春说：“不要担心海严，他不是还没有还俗的嘛！”

梅子听了更加感动，为贾勋的真诚，为赵玲的幸福，但同时也为自己着急：“勋哥，我和海严怎么办？我们日本僧人允许结婚生子，可以吃肉食，还受日本法律保护。”

贾勋看着梅子着急的样子，哈哈大笑：“会有这一天的！”

海严和梅子继续寻找古玉。他俩走胡同路，到了马洼村，到了游殿村，又到了沟脑村（光明村），但没有什么收获。

从沟脑村出来，向西走不远就有一段坡路，下了坡路就是牙庄村，只见水沟里树木茂密、流水潺潺，从水沟涉水向西二里多路，向北过个涵洞，再走一条长长的山路，爬到山顶，就是牙庄村了，从牙庄村穿过，在五道岭向西顺沟而下，到了沟底左拐不远处就是野狼沟。这是一条从沟脑村到野狼沟最近的山路。

马儿下坡不如上坡平稳，所以，梅子骑在马上身子一耸一耸的，但她在马背上仍然问个不停。

“沟脑？怎么叫这个村名？”梅子好奇地问。

“因为两狗打架呗！”海严不苟

言笑。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梅子瞪着眼，仰着身子问。

“两狗打架，就是狗恼了呗，因此，这个村就起名叫狗恼。”海严慢悠悠地说。

“狗恼？你不是又在诳我的吧？”

海严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因为这个村的周边有几个大沟，像人的四肢支撑着高地上的这个村子，所以起名叫沟恼。”沟恼这个村名当地人有时也写成“沟脑”。

“这名字起得真有意思！”梅子感叹道，“那游殿村呢？还有马洼村呢？”

两个人就这样说着笑着，很快就到了水沟。这水沟得名就是因为沟底到处是水，水是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。沟底是参天的杨树和茂密的柳树，因为到处是水，村民只要把柳树枝插进石缝里，柳树就可存活、长大。水沟的两边已被修整为梯田，梯田里栽满核桃树、苹果树、李树、桃树、桑树，山坡上长满了酸枣树、花椒树。

海严与梅子就沉浸在这美妙的景色中，忘记了说话和打闹，只有溪水潺潺、绿树如荫以及马蹄溅起的水花。两人走到深处，看到左边山坡上有一个草庵，草庵后边露出一孔窑洞。两人放开马让它们吃草饮水，然后携手向草庵攀去。

这一去，让他们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贾虎到杨春家问了其父母的心意，要了杨春的生辰八字，快晌午了，才骑着毛驴向赵沟村走去。他走的是五龙岭，下了五龙岭就是水沟，顺着水流方向向北走就可走到赵沟村。走进水沟柳树林里，贾虎听见草庵里有说话声。

贾虎喊：“谭山哥，和谁说话？”

谭山答：“和古圣寺的海严，还有他姑家表妹。你上来吃苹果吧！喝口水也中！”

贾虎说：“不啦，我得赶紧去赵沟一趟，说媒。”

谭山说：“那你晌午回这儿喝汤！”

贾虎说：“不啦！我去说媒，他们会不管饭吃？”

两人嗓门很大，但互不见人影，对话声在山间回荡。

梅子知道是贾虎，也亮开嗓子喊：“虎爷爷，您上来歇会儿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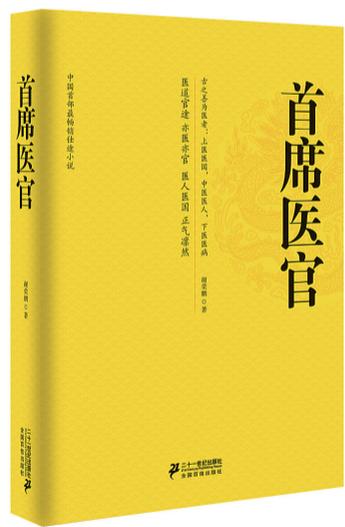
贾虎：“不啦，闺女！都九月份了，提亲重要，到年底看能不能把娃们的婚事给办了！”

“那您慢走！”

贾虎到了赵家，对赵父说：“两个娃我都见过，挺般配的。你把你娃的生辰八字给我看看，我也算半个阴阳仙儿。”

赵父报了赵玲的生辰八字，贾虎装模作样地掐着指头，闭上眼，捋着山羊胡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  
妙手回春

这番话估计是早在外面就想好了，话没说完，这人看到了坐在首席的唐浩然，顿时吃了一惊，上前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我卫胖子的罪过真是大了去了，唐主任前来检查工作，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，实在是该罚。我先自罚三杯请罪，然后再为领导敬酒。”说完，他赶紧让身后跟进来的服务员把酒打开。

这是五粮液酒，卫胖子用二两的杯子，倒了满满三杯，他竟然连个停顿都没有，一口气喝完了，然后又倒上一杯，说：“实在是该打，今天我太失礼了，领导们

27 酒宴交情

大人有大度，千万勿怪我啊。”

这个卫胖子叫卫子刚，是维纳斯酒店的经理，在荣城也算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。他接到下面人的报告，说杜大局长来了，就赶过来打招呼，却没想到唐浩然也在场，进门一开口，就把人得罪了，试想，有哪位领导喜欢被人当作空气啊！

“你这个卫胖子，自己想喝酒，还找这么多理由，迟早喝你个胃下垂！”唐浩然显然认识卫胖子，他开玩笑地说。

听唐浩然这么说，卫胖子才松了一口气，嬉皮笑脸地端着酒杯子上前，此时他注意到了曾毅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这位是曾毅，你喊曾少就行了。”唐浩然说。

“曾少初次光临，招呼不周之处，还望恕罪。”卫胖子举起酒杯又是一饮而尽，同时心中也是暗暗吃惊，能让省委大秘书和市局局长作陪，那绝对不是一般人物啊，这样厉害的人物，自己以前竟然没见过。

“客气了，客气了！”曾毅点头笑着。

转眼间，八两白酒进了肚子，卫胖子酒量再大，照这么喝也是有些吃不消的。他心里后悔，来之前怎么就忘了先问清楚里面还有什么人呢，这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的，胃可要遭罪了。

卫胖子硬着头皮又倒满一杯：“今天三位领导大驾光临，我实在高兴，借这杯酒，我祝领导们今天玩得开心。”第五杯酒下肚，卫胖子的肚里开始翻

江倒海，他朝着三人拱了拱手：“领导们慢用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有什么需要，就吩咐我。”

转身准备走时，卫胖子又想起了什么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黄灿灿的卡片，捧到了曾毅面前：“曾少，这是酒店的贵宾卡，您收下，以后要常来啊！”

放下卡片后，卫胖子再次拱手告罪，然后一溜烟走了。

曾毅看着做工精致的卡片，知道肯定价值不菲，就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收。

旁边的唐浩然说：“这东西又没有成本，他们送你收着。”说完，他举起酒杯：“曾老弟，今天咱们是头一次喝酒，不醉不休。”

“对，不醉不休，一定要让曾老弟喝好喝到位！”杜若附和着，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曾毅拿起酒杯：“唐大哥，明天我还得到中医药学会办手续，去晚了怕是不好。”

唐浩然不以为然地摆手：“那点小事情，什么时候都能办，哪有喝酒重要！你放心吧，你明天去，肯定没人敢再当你是假冒的了。中医药学会的会长还是卫生厅的副厅长，他今天就在会场呢，明天你去了，保证他早就安排妥当了，去再晚，他也得让人等着。”

“来来来，喝酒！”杜若已是迫不及待地举起了酒杯。

第二天上午，曾毅又是在头疼中爬

起来的，他怕今天去中医药学会再有什么误会，就特意换了一件中式的对襟汗衫，脚下穿了一双老北京布鞋，这样看上去就老成了很多，如果不看脸的话，就跟公园里练太极拳的老头没什么区别。

按照惯例，专家组入选的中医专家，一般会在省中医药学会担任理事，其实就是挂个名，并不负责具体业务。但这也算是专家组的福利。因为有了这个理事的名头，在中医界的身份就不一样了，以后卫生系统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，主席台上也会给他留一把椅子。

曾毅刚出现在省中医药学会的楼下，一名中年男子就小跑着出来了，他看看曾毅问：“您是曾专家吧？”

曾毅点了点头。

那人便热情地伸出手：“曾专家您好，知道您要来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，鄙人姓汪，是中医药学会的办公室主任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

省中医药学会、省中医研究院、省中医医院，这三家其实算是一家，都在一栋大楼里。曾毅进去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中医院，医院虽小，但来这里看病的人不少，熙熙攘攘的。往楼上去，就是省中医院和中医药学会的办公区。

这次是专事专办，曾毅很快就办完了手续，并拿到了中医药学会的理事证。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